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目錄

終軍

上孝武皇帝疏

中山靖王

聞樂對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對

魏相

條國家便宜奏

諫擊匈奴書



王吉

言得失疏

路温舒

尚德緩刑書

楊惲

報孫會宗書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四子講德論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匡衡

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谷永

論神怪疏

崔寔

政論

王符

卷五十五 目錄

貴忠

實貢

梅福

論王氏書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

晉德程氏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種

對孝武帝問

終軍

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

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是
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
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
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
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
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
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令日改定告元葺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
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鵝退飛逆也
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
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
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爲念，愀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蠱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蠹宵見。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
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
社鷄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
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
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
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未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
謂也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
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設守衛而施
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
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作并生是以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
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
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
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兵甲折鋒刃其後民以
耰鉏箠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

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而省
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
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
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
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
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正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
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守良民以自備
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
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
大不便

條國家便宜奏

魏相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者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

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
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
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
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
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
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
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
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
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
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
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道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
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
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三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
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
議乃可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
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
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
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
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

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
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
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
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
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
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奉

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
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爲
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
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
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
女夫誄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

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
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
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
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
多驕鶩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
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瑒商不通
侈靡非工商之獨賢

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
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
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闢聖人也
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
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求思至德
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
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
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

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
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
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大計黜
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
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
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
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
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
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
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
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
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
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
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
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
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行朽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然竊恨足下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
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
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
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
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

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
闕妻子滿室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豈意得全晉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
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
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灌園
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夫人情
所不能止者聖人不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
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季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
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
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力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
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
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
謀今予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
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
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
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
俗之移人哉於乃今觀予之志矣方當盛漢之
隆願勉旃無多談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啜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
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
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
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
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雪泥
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
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
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白王良執鞞韓哀附輿
縱騁馳駑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
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
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
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
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齊相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
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
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䟽釋躋而享膏粱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
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
列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逢
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
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
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寒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
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
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信乎其以寧也

四子講德論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
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幸遭聖主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
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
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
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
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
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
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
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
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
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
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

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
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
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誅歎中雅轉運中
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
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士相見之禮友
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
寡見鮮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
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
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

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
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
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
沾濡龐眉耆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觀
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
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
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

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
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
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
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
鱗鱗并逃九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
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
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
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其棠之風可倚
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

曰先生微矜於道談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其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漂庸剋滅疆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
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
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
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
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
倫拔駿茂是以海內勸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
并至填庭溢闕含淳鬱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
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
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繫身修德吐情

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凡願推主上
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
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
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
後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
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
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
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
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

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
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
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泣
莫不股慄懼伏吹毛求疵并施螫毒百姓怔忡
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
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人
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上寬柔進
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
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
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翬翬
群鳥并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其
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
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
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
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
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
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比狄賓洽邊不
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
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
強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
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
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
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
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
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
焦齒臬矐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
貢獻懼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
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史感
瀟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遵所
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
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罷珠生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
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
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
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
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
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

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
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
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
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
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
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
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
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
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
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
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
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
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
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
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贖之夫一

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
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
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
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
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
綱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

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土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
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
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
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

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
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
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
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
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

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

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
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
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
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
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
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
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
下定矣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
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
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
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
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
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

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

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
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
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論神怪疏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
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
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興
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
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
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
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絜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掣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
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
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
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
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
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
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
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
稂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
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周穆有關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

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闕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
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
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
德春秋之義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

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

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摧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
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
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
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
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
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
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
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
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
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貴忠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
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
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
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而私已乎以罪犯人必
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
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

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
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
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
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
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
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
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

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
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
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
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
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
戚願其宅言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
柱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
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

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
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
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
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
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
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
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疆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蕭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良寶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

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

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
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
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瀟吐忠言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
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
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
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
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
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
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
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
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
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
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
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

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

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變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

上宮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
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亡及已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

